



宋瑣語

天懷造

藏

藏

沈休文之宋書華贍清妍纖穠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范書陳壽志之外別開餘蘊押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嘉慶乙亥春夏之間余以養疴廢業覽其書而美之時精力衰頹苦乏記功隨讀隨錄分別部居今不雜廁謂之瑣語蓋取不賢識小之意沈又有晉書一百一十卷今亾無存暇時當取唐人所撰晉書以足之然風致不逮休文遠矣

德音 藻鑑 吏材 綜練 機權 兵略 殘苛

風操 嫚侮 蘊藉 標酌 廉退 躁競 儉素

宋瑣語 序目

豪奢 高趣 奸衰 清賞 穢黷 超詣 諧媚

俛異 佛事 談諧 詞瞻 文藝 駢麗 言詮

宋瑣語 卷一 豪奢 高趣 奸衰 清賞 穢黷 超詣 諧媚 俛異 佛事 談諧 詞瞻 文藝 駢麗 言詮

德音

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達執錄甚嚴王謐造達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篡謐手解安帝璽紱爲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眾竝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謐謂謐曰王駒無罪爾義旗誅之此是翦除勝已以絕民望兄旣桓氏黨爾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於曲阿高祖賤白大將軍

深相保護迎還復位

宋書武帝本紀上

宋瑱語

德音

一

公至江陵下書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綱修綱雖煩易理江荆凋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殺撫未週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賊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爲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尙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原五歲已下凡所質錄

賊家餘口亦悉原放以荊州十郡爲湘州公乃進督

宋書

武帝本紀中

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

直至是禁斷之

宋書武帝本紀中

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

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或不

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

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宋書武帝本紀下按詔雖在本紀此錄兼用禮志

一之文故詳畧不同

永初二年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

宋瑣語

德音

二

絕可竝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

在此例

宋書武帝本紀下

元嘉十四年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

宋書文帝本紀

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

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儀

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

饗祀闕里往經寇亂爨教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

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

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

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

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宋書文帝

本紀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

宋書王愉傳

數字景循生而母亾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箚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孝武

改其所居為孝張里

宋書張邵傳按畫字據張數傳增

宋瑣語

德音

三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甚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尙書金紫光祿大夫

宋書劉懷肅傳

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

妄嘗

宋書羊玄保傳

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改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宋書沈曇慶傳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獻歆

宋書徐廣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弟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

宋瑱語

德音

四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爲國

爲家遂卒

宋書謝瞻傳

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

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爲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贈至性咸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

宋書謝瞻傳

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

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

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

寄時軌爲給事中宋書蔡廓傳

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亾而館宇未

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

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

宋瑣語

德音

五

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

歲小兒宋書蔡興宗傳

興宗少好學以業尙素立見稱侍中王僧綽與興宗厚

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

臨哭盡哀世祖踐祚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

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

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

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

顛以正言得罪鑣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贈送興宗在

直請急詣闕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宋書蔡興

宗傳

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屢徵役過苦

至是

前廢帝即位

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

屬皆被毀壞自彥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

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

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違

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

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宋書蔡顯宗傳按時戴

法興巢尚之專權所爲

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

宋瑣語

德音

六

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

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

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

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亾興宗

姊卽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

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

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

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

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

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養居名門高

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與宗竝不許以女適冢

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宋書蔡興宗傳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

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

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

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

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

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亾至是

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

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

宋瑣語

德音

七

人僕射為不亾矣中外姻親道俗美舊見東鄉之歸者

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宋書謝弘微傳

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

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

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為之

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畱感諸君戀本之意今

畱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

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季孫手以授高祖宋書武三王傳按季孫見張

暢傳王修字叔治時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既而沈田子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復令左右劉乞等殺修而佛佛寇逼義真逃歸三秦父老詣門之訴情旨悲涼頗似漢祖入關約法時然武帝此舉實非興復舊京

也外示威稜內闕禪代怒怒東歸而佛佛遂乘其後青泥敗竄幾至匹房隻輪義真獨逃草中僅以身免而關中百二仍化爲戎場矣  
義真獨逃草中僅以身免而關中百二仍化爲戎場矣  
老流涕至今如聞其聲云

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宋書武三王傳 技大識見自草中得來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

宋瑣語

德音

八

之窮父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慶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王華傳論

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亾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

宋書何尚之傳

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高

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宋書劉湛傳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于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尙長之言以爲太息

宋書武二王傳論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蚤

宋瑣語

德音

九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

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畱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竿皆如此

宋書沈攸之傳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月所拔若不時舉挫銳

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歿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雷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

宋瑣語

德音

十一

早來榮曰沈公見雷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歾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歾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歾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

榮金城人也

宋書沈攸之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母亾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

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  
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  
笑不荅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  
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子願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  
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  
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  
餐鹽飯而已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糲一枚按  
同板音販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  
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哀贊之賞不能報恩  
私心感慟耳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季盛族出身不減秘

宋瑣語

德音

十一

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  
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

相敵

宋書  
義傳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  
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  
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  
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  
永無濟理不惟凡墮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  
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  
存分飧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

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跛之家處處  
而是竝皆保熟所失益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  
弊實鍾貧民温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竝宜助官得  
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  
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  
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宋書  
義傳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法宗以父喪  
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瀉之如此者十餘  
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

宋書  
義傳

宋瑱語

德音

三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  
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  
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  
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  
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諸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又  
語薩亦欣然曰汝自分甘但令兄免棘妻許又寄語屬  
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以小郎屬君  
按大家即大姑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汝復  
也古讀家爲姑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屢隸節行可甄特原  
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

宋書  
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壑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宋書孝義傳論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宋書隱逸傳陶潛與子書

邵洸林子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

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

孚行器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

宋瑱語

德音

三

不幸暴亾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緇想延陵以遂本懷

宋書自序

藻鑑

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高祖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

孫所謂將門有將也

宋書王鎮惡傳

嘗寄食滬池人李方家方善過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伐關中

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

方爲澠池令

宋書王鎮惡傳

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尙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宋書劉敬宣傳

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維傑重將齡石資名尙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咸

宋瑣語

藻鑑

四

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

宋書朱齡石傳

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械恩大喜自征妖賊嘗爲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陳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

宋書蒯恩傳

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爲性簡素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

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爲辭章之美引爲佐

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宋書宗室傳

淡之兄弟兄秀之弟叔度竝盡忠事高祖後會稽郡缺朝議欲

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

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宋書褚叔度傳

爲黃門侍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

宣城太守玄保既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碁吳郡褚僧

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僧父榮期與臧質同逆

僧應從誅何尚之請曰僧奕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

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

宋瑱語

藻鑑

五

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羊玄保傳

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頗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

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

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

玄保宋書羊玄保傳

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

有林下正始餘風宋書羊玄保傳按世祖名義恭之子曰辟疆見顏竣

傳

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宋書蔡廓傳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竝以

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  
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或咸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  
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  
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  
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  
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矐恃才  
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  
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  
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  
以獎勵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

宋瑣語

藻鑑

十六

梁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  
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侑質勝誠無文  
其尙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躋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尙無勸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  
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  
所慎靈運等竝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矐弘微  
兄多其小字也達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

宋書謝  
弘微傳

幼有業尙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  
已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允成高祖  
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

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

宋書王曇首傳

演之年十一尙書僕射劉桢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

業尙知名

宋書沈演之傳

靈運旣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

宋瑣語

藻鑑

七

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敎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

按飴南監本作給恐非飴

古與

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宋書謝靈運傳 按蔡謨授書皇子僅免博士之稱長瑜敎讀惠連仍飴下客之食晉宋間人待先生已自儉薄乃爾近日館穀不豐貽爲口實京師人遂入歌謠良無怪已

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竒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尙書何尙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

騎郎那不作賊宋書范曄傳 傳言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

峻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荅之時人為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宋書顏竣傳

叔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宋書宗愨傳

莊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宋書謝莊傳

宋瑱語

藻鑑

六

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玉智使人思仲祖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宋書王景文傳 按景文名或見孔觀傳

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侯名冠同

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宗炳傳就慧遠考尋文義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

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宋書隱逸傳

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

竝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  
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  
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玉珉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絕孔  
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  
浙河之外胡墨莊曰浙江莊子謂之湖樓遲山澤鳩斯  
河今南方人尙有稱浙河者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  
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  
載盛美也宋書隱  
逸傳

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

相係按係  
繼同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宋書隱逸  
傳 萬齡

宋瑣語

藻鑑

尤

阮裕  
之孫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  
兄延壽延興竝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三  
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  
千萬錢宋書恩  
倖傳

上以伯玉沈虔  
子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爲孔丘舊制

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

卿志玉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

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宋書  
自序

吏材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益階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  
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容暱賓  
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  
覽篇章校定墳籍

宋書劉穆之傳

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  
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  
遺其棟梁者哉

宋書王曇首傳

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

宋瑱語

吏材

辛

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

宋書殷景仁傳

高祖踐阼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

息出為下邳太守轉在北海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

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

任榛說見薛安都傳

屢被寇抄恬到

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世祖踐祚

遷青州刺史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

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閒遂皆優實性清約

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歿之日家無遺

財

宋書申恬傳

按劉道產在漢南年踰十載杜驥在青冀莅任八年竝惠化著聞吏民稱詠申恬治青州

亦惟入於所茲故能循良懋著  
元嘉之政古今稱盛有以也夫

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性好吏職銳意文  
案糾別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  
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  
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  
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  
引接又聰識過人一間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怠稠人  
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宋書武王傳  
湛少有局力不尙浮華博涉史傳諸前朝舊典弱年便  
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

宋瑣語

吏材

三

父桺亾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爲  
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  
肅與殷景仁竝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  
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宋書劉湛傳

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  
金所攜賓寮竝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  
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  
宋書劉秀之傳按京邑貧士出爲

郡縣皆以苟得自資每讀斯言令人慨歎神遠

大明二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  
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粟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  
得此郡穆之諸子竝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  
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  
其言竟不能用

宋書劉秀之傳

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  
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尙也

宋書

顧覲之傳

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誦殷積階庭常  
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

宋瑱語

吏判

三

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

宋書良吏江秉之傳

綜練

永初元年閏八月辛丑詔曰主者處案雖多所諮詳若  
衆官命議宜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參詳於文漫畧自今  
有厝意者皆當指名其所見不同依舊繼啟

宋書武帝本紀

下

二年二月己丑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  
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所對稱旨竝以爲著作

佐郎

宋書武帝本紀下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

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荅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食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宋書禮志按今

而人遂有推日食之法不差參黍知古麻之疏

宋瑱語

綜練

三

季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亾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亾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卦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

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暉二帝竝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旣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凶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凶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曆之議冬凶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凶明年

宋瑣語

綜練

五

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凶可知也通關竝同蔚之議三月

末祥

宋書禮志二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憑依也事凶如存若常在也旣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闕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

祝迎尸於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  
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  
迎明在廟也卒事而迎節季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  
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季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  
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  
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  
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苟  
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  
於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  
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邃等三人謂舊儀爲是

宋瑣語

綜練

五

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據  
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宋書

禮志  
四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  
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茲用雉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  
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儀不祥  
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  
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  
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  
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

牝若如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荅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閩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

雄雞

宋書禮志四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內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

宋瑣語

綜練

美

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總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禘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並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

不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

所上詔可宋書禮志四

雲母從廣一寸為禁物諸在官品令第三品以下加不

得服三鑲按音義宜同鈿以上蔽結按髻同爵又假真珠翡翠校

飾纓佩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襖假結真珠

瑠珞犀瑇瑁越疊以銀飾器物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

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按白幘王公貴人之服庶賤不

倉卒上失履既至而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

白帽代之是其證也胡墨莊曰白帽南史明帝紀作白

紗卽是白紗帽南齊書高帝紀及茹法亮傳又梁書侯景傳皆有之似是帝者之服與白幘不同舊絳

金黃銀按黃銀類金又鑲鈴鈿履色無過純青宋書禮志五

宋瑣語

綜練

毛

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而州直廬卽

夜誠眾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辦

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

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

始闢征虜府轉號中軍邵遷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

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

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

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

祇率眾掩之劉穆之恐以為變將發軍邵曰檀詔據中

流道濟為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

觀其意既而祇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啟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

臣體

宋書張邵傳

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尙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竝贖論

宋書袁豹傳

疑之學涉有當世才具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

宋瑣語

綜練

三

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尙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疑之衣令止疑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

宋書臧熹傳

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尙書可檢視也不從

宋書蔡興宗傳

太宗崩興宗被顧命以使持節開府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在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

良人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胡墨莊曰無所知也南史知作益又就席下有及至二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字文義較勝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宋書蔡興宗傳

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詣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瞻於文辭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

宋瑣語

綜練

完

天下便治矣宋書王淮之傳

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廐作亂珣子弘廐子華竝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

二千石宋書王韶之傳

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梁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說

御史中丞傅隆以下疊首繼啟曰既無墨勅又闕幡棨  
按禮志二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

年雖有再開門劄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

但既據舊使按使疑便字之誤應有疑卻本末曾無此狀猶宜

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尙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宋書王曇首傳

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

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議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

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

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宋書何承天傳

宋瑣語 綜練 三

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

巴陵尙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

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

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

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

從流竝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郡邊帶長江去

夏口密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

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

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

揚竝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宋書何尚之傳

寶先顧榮子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璣爲左丞荀萬

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

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

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

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宋書顧琛傳

機權

桓玄爲楚王將謀篡盜玄從兄衛將軍謙屏人問高祖

曰楚王勲德隆重四海歸懷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

卿意以爲何如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遜辭荅曰楚王宣

武之子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

宋瑣語

機權

三

不可謀喜曰卿謂可爾便當是真可爾宋書武帝本紀上

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

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

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

進公卿以下頗曰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

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凡平生

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

士丁昨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歐之

成於牀側宋書武帝本紀中按淹留不進之謀乃自

後於何承天發之本紀未及敘出傳文甚明附載

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  
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

而不時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

爾今還宜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

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何承天傳按是屏人密語故彼此俱隱約其詞

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

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

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書武帝本紀下

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事中心道濟龍驤將軍

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

宋瑣語機權

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

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宋書劉粹傳

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

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

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力夫耳

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宋書王懿傳

元嘉五年領寧蠻校尉離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

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日子陵方弘至公必

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宋書張邵傳

桓玄既至漂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

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  
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  
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  
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  
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亂將生於

今宋書劉敬宣傳

遷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  
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僂俛卽曰  
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尙  
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劉毅使人言於高祖

宋瑣語 機權 三

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  
字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  
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 宋書劉敬宣傳

高祖面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  
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  
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  
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  
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 宋書劉敬宣傳  
亾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

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  
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祇語左右賊乘  
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  
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

宋書檀祇傳

遷武康令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  
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敢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  
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  
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  
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  
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宋瑣語

機權

三

宋書朱齡石傳

復起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顓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  
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  
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  
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  
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  
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  
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  
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

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宋書蔡興宗傳

時殷炎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

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炎興宗曰天下既定是

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引慰今直中書

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炎得

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

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太始元年冬遣張

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

之以和即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

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燮重必

宋瑣語

機權

三

宜剪戮則比者所有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

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

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

宜慮臣為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

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值寒雪冰者十

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宋書蔡興宗傳

先是子竣為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

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

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

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

父何能為陛下劬意乃釋由是得免

宋書顏延之傳

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至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宋書沈攸之傳

民間訛言玄謨欲反諸郡竝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

晏然以解眾戢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

宋瑱語

機權

美

書吳喜公撫慰之又荅曰梁山風塵

劉沖之白李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謀宣通初不介意君臣之間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伸卿

頭玄謨性嚴未嘗笑時人言玄謨眷頭未曾伸故帝

以此戲之

宋書王玄謨傳

劉季之誕故佐也驥果有膂力會誕反季之至盱眙太

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

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

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眾曰此垣護之

頭非劉季之也

宋書文五王傳

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  
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  
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

宋書  
顧琛

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警問穆夫預  
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  
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  
一門旣陷妖黨兄弟竝應從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  
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書藏夜出卽貨  
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

宋瑣語

機權

三

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綱內畏彊敵  
沈伏山草無所投厝高祖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  
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畱心文義從高祖尅  
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  
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  
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  
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宋書  
自序

兵略

安帝隆安三年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  
東討命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近會遇賊至衆數千人

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歿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  
殺傷甚衆旣而衆騎竝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摧鋒  
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四年恩復入會稽劉牢之率  
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  
旣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銳爲士卒先  
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于時東伐諸帥御軍  
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  
莫不親賴焉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  
復走入海北出海鹽高祖築城於海鹽故治賊日來攻  
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歿之士數百人連戰剋

宋瑣語

兵略

宋

勝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多設  
伏兵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去高祖徐歸然後  
散兵稍集五月孫恩破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歿者  
數千人恩乘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  
屯山陰京口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俱至於時衆力  
旣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衆數  
萬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  
破之投蠟赴水歿者甚衆恩以鼓棹自載僅得還船棹  
從木非從手船後  
棹木也玉篇音駁雖被摧破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  
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尋知劉牢之已還

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恩至鬱洲復大破之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竝大獲俘馘以萬計恩自是饑饉疾疫死者大半自浹口奔臨海

宋書武帝本紀

元興二年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諱風骨不凡蓋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殷勤贈賜甚厚高祖愈惡之或說玄曰劉諱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爲人下宜蚤爲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劉諱莫可付以大

宋瑱語

兵略

堯

事關隴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桓修還京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瑯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竝同義謀時桓修弟弘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託以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散莫敢動卽斬修以徇孟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

入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玄自問義軍起憂懼  
無復爲計或曰劉諱等衆力甚弱豈辦之有成陛下何  
慮之甚玄曰劉諱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  
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衆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云云百姓願從  
者千餘人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  
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卽  
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  
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高  
祖近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破卽斬敷首玄聞敷等

宋瑣語

兵略

四

竝沒愈懼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  
二萬己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  
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  
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  
殊歿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  
火焰焰張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玄  
別使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子姪浮江南走庚申高  
祖鎮石頭城立留臺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  
新主立於太廟遣諸將帥追玄尙書王假率百官奉迎  
乘輿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

陵市 宋書武帝  
本紀上

初僞燕主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歿兄子超襲位  
前後屢爲邊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驅畧千餘家三月  
公抗表北討四月舟師發京都沂淮入泗五月至下邳  
留船艦輜重步軍進邳邪所過皆築城留守慕容超聞  
王師將至其大將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刈除粟  
苗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僞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  
折筮以答之耳超不從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但當  
引令過峴我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也豈有預芟苗稼  
先自蹙弱邪初公將行議者以爲賊聞大軍遠出必不

宋瑣語

兵略

望

敵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三軍之  
資非唯難以有功將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鮮卑  
貪不及遠計進利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  
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  
心驅必歿之衆向懷貳之虜何憂不剋彼不能清野固  
守爲諸君保之公旣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六月  
慕容超遣五樓及廣寧王賀賴盧先據臨朐城旣聞大  
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悉出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  
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趨  
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衆

軍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爲兩翼方軌徐行軍令嚴肅  
行伍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  
克州刺史劉藩弟并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  
延壽參軍劉懷慎王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日向昃  
按靖傳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此云日向昃又云即日陷  
城似止一日中事恐日向昃之上當有關脫抑或累月  
當爲累日之誤耶檀詔傳云奉向彌胡蕃公遣諮議參  
等五十人攻臨朐城此止殺三人亦畧  
軍檀詔直趨臨朐詔率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藩馳往  
即日陷城斬其牙旗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  
走公親鼓之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僞釐玉璽  
豹尾等送於京師明日大軍進廣固卽屠大城超退保

宋瑣語

兵略

望

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停江淮轉輸穀於齊土撫納  
降附華夷歡悅援才授爵因而任之公方治攻具城上  
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綱者超僞尙書郎其人有  
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興僞許之而實  
憚公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  
綱於樓上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  
具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請稱藩求割大峴  
爲盼獻馬千匹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  
者日以千數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畧才具公以爲謀  
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云慕容見與鄰好又

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  
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公呼興使荅曰語汝姚興我定  
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  
聞有羌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荅具語穆  
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  
之云何卒爾便荅公所荅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  
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  
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  
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  
張之辭耳十月河北歸順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  
宋瑣語

兵略

聖

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  
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征虜賊曹喬胥獲之殺其  
亾命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匹送超京師斬於建康市

宋書武帝

本紀上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從之乃率眾  
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於時  
平齊問未至卽馳使徵公公卽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  
忌與徐道覆戰於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內外震駭朝廷  
欲奉乘輿北走就公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  
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銳步歸乃卷甲兼行四月癸未

公至京師解嚴息甲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不從舟師二萬發自姑熟五月毅敗績於桑落洲棄船步走餘衆不得去者皆爲賊所擒毅敗問至內外洶擾於時北師始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旣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竝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欲擁天子過江公不聽昶固請不止公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

宋瑣語

兵略

器

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盪於草間求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恐其不濟乃爲表封舉仰藥而死於是大關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營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誠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衆衆石頭隨宜應赴旣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柵淮斷查浦旣而羣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

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不如按兵待之公於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旣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疊皆聚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而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默屯建陽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竝聚觀咸畏憚之然猶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柵設伏兵於南岸使

宋瑱語

兵略

望

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畱叅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旣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歿沒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賊短兵弗能抗歿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衆亦歸七月庚申羣賊自蔡洲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

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太守蒯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  
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治兵大辦十月率兗州刺  
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是月徐道覆率衆  
三萬寇江陵荊州刺史道規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  
走還益口循廣川守兵不以海道爲防十一月建威將  
軍孫季高乘海奄至四面攻之卽日屠其城循方治兵  
旅舟艦設諸攻備十二月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  
前後相抗莫見舳艫之際公悉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  
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  
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竝踊騰爭先軍中多萬

宋瑣語

兵略

吳

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  
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燭張天賊衆  
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  
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循聞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  
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  
水衆竝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  
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  
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遣劉  
藩孟懷玉輕軍追之七年二月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  
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於始興交州刺

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

宋書武帝本紀上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

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至成臯逕進洛陽凡拔城破

疊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

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

者甚眾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

按青州北

陽城城名東夔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

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

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

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

宋瑱語

兵略

聖

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

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

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

晦以此服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

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

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駕道濟不可復制元嘉十

二年前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問十

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

收付廷尉於是道濟及其子等八人竝於廷尉伏誅又

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

文建武將軍茅亭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邑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竝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

長城

宋書檀道濟傳

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勅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

宋瑣語

兵略

吳

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罷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鵠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勦兗州上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勸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畱一二人按一二人南監本作一乙士三字恐是也乙士軍伍之名見勸恩傳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畱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

劉蕃實上宴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云劉克州至顯之馳前問蕃所在荅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巖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

宋瑣語

兵略

吳

有六隊千餘人而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關至中脯面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聞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窺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竝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

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面閣拒戰鎮惡慮  
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  
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按十監本作百許人開北

門突出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  
牧佛寺自縊歾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

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討劉毅功封漢

壽縣子食邑五百戶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諮

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

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

洛陽進次滬池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

宋瑱語



兵略

五

蠡城生禽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  
將軍姚紹率大衆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  
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  
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  
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  
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  
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  
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  
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歾僞撫軍姚  
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

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彊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聞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無懋士卒曰卿諸人竝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竝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

宋瑱語

兵略

至

祖將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

宋書王鎮惡傳

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

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未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

宋瑄語

兵略

五

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尙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

劉鍾傳由外水至於

彭模去城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

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荆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竝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潰散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

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  
斬送偽尙書令馬軌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  
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  
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高祖之伐蜀也  
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尙輕  
慮不辦克高祖不從咸服高祖之知人

宋書朱齡石傳

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  
賊於楮圻時臺軍據楮圻南賊屯鵲尾相持久不決興  
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  
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

宋瑀語

兵略

聖

使其首尾周遶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  
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興世欲率所領直  
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素兒平定山陽又  
尋平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  
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  
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  
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  
有錢谿可據地旣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  
難江有洞泐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舸二三  
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

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  
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  
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  
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  
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  
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  
來轉近舫入泅泆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  
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  
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  
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校長生

宋瑱語

兵略

善

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  
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  
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  
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  
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  
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  
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  
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  
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  
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顛仍亦奔散興

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

宋書張興世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儻有夫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而走江陵雷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益口義軍既至賊列艦拒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被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許也因往彼攻之卽禽

宋瑋語

兵略

蓋

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竝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益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晴

按晴監本作晴

嶽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

衆竝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恒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逆發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鈴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進平巴陵克江陵城無忌翼衛

天子還京師道規畱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劉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通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竝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

宋瑀語

兵略

羹

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雖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

它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  
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  
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諮議參軍劉  
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  
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  
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  
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  
大安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晉宗之已還襄陽追  
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  
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

宋瑄語

兵略

五

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  
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  
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疆敵在前  
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

游軍之力衆乃服焉

宋書宗  
室傳

元嘉二十六年索虜大帥拓跋壽南侵陳穎遂圍汝南  
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  
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  
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  
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亂

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距四十餘日鑠遣安轡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宋書文九王傳

太宗卽位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

宋瑋語

兵略

美

衆咸從之薛常寶在赭圻倉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

宋書沈攸之傳

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

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

宋書沈攸之傳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敗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

宋瑣語

兵略

五

文帝甚嘉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上壯之初誕詭其眾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呼曰

我宗慤也

宋書宗慤傳

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

宋書王玄謨傳

虜眾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淡請命無所今竝為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願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躡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

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宋書柳元景傳

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

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宋書柳元景傳

慶之字弘先往襄陽省兄趙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

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

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

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

反宋書沈慶之傳

宋瑱語

兵略

卒

慶之忠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

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宋書沈慶之傳

慶之從弟法系亦有將用世祖伐逆以為南中郎參軍

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

居而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

所殺甚眾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劬來攻緣樹以

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宋書沈慶之傳

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

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宋書宗越傳

越傳

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勔張興世齊王詔曰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被散與勞人同受爵賞

宋書吳喜傳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

宋瑣語

兵略

空

討伐諸蠻往無捷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

來便止

宋書劉琬傳

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悲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顛換襄陽之資

按換借也

顛荅曰都下兩宅未滅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

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

宋書袁顛傳

及劉胡叛走不告顛顛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罔又遁走

宋書袁

勤字伯

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諸將以寬厚為眾所

依將軍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帥竝忿廣之叨冒

勛勛以法裁之勛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及炎開門請

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

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宋書劉勛傳 史臣論

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

濡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面陵步氏禍及嬰孩而

機雲為戮上國劉勛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

不扶老攜幼歌唱

而出重圍美矣

元徽元年丁母憂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

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

宋瑣語

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

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眾情離

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

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

戰賊即平殄宋書袁

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

等北伐配爰徐爰字長玉五百人隨軍向稿礮衝中旨臨時

宣示宋書恩

燾攻圍懸瓠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

救世祖遣千騎齋三日糧藁之宋書索

文帝紀史臣論之曰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尤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

師喪旅將非韓伯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按沈慶之傳蕭斌欲

苑固礪破慶之以為礪破孤絕非可久住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慶之曰聞外之事將所得專

詔從遠來事勢已異慶之之言蓋通論也夫兵難附

度趙充國言須至金城圖上方略文帝知此意勿懸

論兵矣若有密謀慮人聲洩不在此限朱齡石傳高

祖與齡石密謀取成都而慮此聲先馳別有函書全

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此則廟

謨祕計制敵之奇非可以常律論也

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

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

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虛級受

宋瑋語

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

卿也宋書自序

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霸而田子欲窮

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

城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宋書自序

廣野就烹惜未聞斯良規故卒有鍾室之禍

殘苛

豈無日不出與左右人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夜出

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竝執鎚矛行人男

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

兵略

奎

上行人始絕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以刑虐有白梃數十枚各有名號鐵椎鑿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破左右人見之有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跽正立以予刺跽洞過天性好殺以此爲權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憂遑夕不及旦

宋書後廢帝本紀

伯符

趙倫之子字潤遠

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

遠竄無敢犯境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

宋書趙倫之傳

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

宋瑀語

殘苛

畜

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

頃

宋書恭興宗傳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

宋書武三

傳王

季武狎侮羣臣寵一岷嶠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宋書王玄謨傳

